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今天我像小學生第一次練習寫作文一樣要寫一個題目：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是一個美麗、善良、溫柔、慷慨的女人。她的身材高挑，容貌秀麗，衣飾精整，從我有記憶開始，她就是我心目中最美麗的女人。我常常喜歡站在鏡前看她化妝，尤其是她擦口紅的姿態，她先把嘴唇略略張開繃緊，然後把口紅在上唇上左右一勾，再在下唇上一劃，然後再用一隻淡籃色的小唇筆勾邊造型，有時還用眉筆在唇上勾出一圈深色的邊，等到一切都是那麼光鮮亮麗了，她就執起一方纖維小紙在口上輕輕抿一抿、再抿一抿，紙上馬上就暈出一兩個紅唇印。我再看看她時，美麗的紅唇已經畫成了，色彩淡雅了許多，沒有那麼奪目搶眼了，只見她上下唇再互相抿一抿、撲撲粉就大功告成了。

她每天都必須化妝、補妝。補妝就以勾畫口紅為主。小時候我先是豔羨她美麗的紅唇，再是學習她擦口紅的方法，但是我天生粗枝大葉的性格，至今擦口紅的技術還沒有脫離她的格局，並且還自動簡省了好幾步細描的功夫，成果自然就有天壤之別了。前幾年有機會跟家姐淳容因「發現者」去大陸拍外景，一路上在巔巔跛跛的小巴士上，看到淳容每每心裡有事就會拿起小眉筆對著小鏡子勾眉毛，那模樣盡得媽媽真傳，頗有乃母之風，我當時曾經忍不住「噗嗤」地笑出來，指著淳容告訴同行的老友莫寄台說我姐姐好像我媽，她們都是在想心事的時候畫妝。一九八六年阿嬤臨死的消息傳來，媽媽第一件事就是去燙頭髮，當時誠彥兄曾經大惑不解地在電話裡對我說媽媽怎麼在這種時候還有心情去燙頭髮，其實她正是利用那一段靜靜的燙髮時間來構想一下她下一步該怎麼做。〔幾天前跟淳容一起來到這個殯儀館為媽媽畫妝打扮，淳容當仁不讓地執起眉筆為媽媽畫眼線、勾眉毛，她得意媽媽的妝都是她畫的，的的嘟嘟地跟我訴說她在這方面是如何地受媽媽的影響。我卻暗自得意我的觀察果然不差，在裝扮上她的確有乃母之風，喜歡一些華麗耀眼與光鮮！〕

說到燙髮，我生平第一遭燙髮也是跟媽媽有關。那時大約七、八歲、我陪媽媽去美容院，看到美容師把媽媽一捲一捲的黑髮梳開、梳鬆，我大概是太喜歡了，圍著她的椅子轉來轉去，看個不休，她大概也看出我的極度渴慕，突然低下頭來輕聲問我：「妳想燙嗎？」我當時簡直是狂喜得不敢相信，絕對沒有想到這種屬於媽媽

的美麗會落在我頭上，我禁不住點點頭。還記得美容師問我要燙什麼樣子？我毫無猶豫，看看左前方媽媽鏡裡的影像，就說要和媽媽的一樣。到如今我腦中還有第一次燙髮的意象及造型動作，印象實在太深了。那燙髮的狂喜與歡樂不知持續了多久，我記得我是跳著回家的，一路上感覺那一頭蓬鬆的捲髮在蹦蹦跳跳的波瀾裡流瀉出歡樂——歲月悠悠過去…

成長的過程媽媽常去日本，回來帶給我們的衣物是絕對地不俗與美麗，不但色彩鮮麗，款式也簡單帥氣。在這段表面上裝飾著歡樂的歲月裡有我們家艱苦奮鬥的生存過程，這段時候的媽媽是個簡斷、明快、爽利，十分能幹阿撒力的闖蕩江湖者！與她分離的時候時長時短，對她的思念常常被她帶回美麗衣物的喜悅所淹沒。但是這段時候最令我感到溫暖緬懷的卻是爸爸每次為我們讀媽媽來信的時候，我們常圍坐在明峰（照相館）二樓通陽台的門檻上，環繞在爸爸的膝邊聽爸爸用他充滿感情的聲音邊讀邊翻譯出媽媽用流利與感性的日文寫的家書，這裡面有她對這個家刻骨銘心的相思與情愛，也有爸爸媽媽彼此的感情！這種讀家書的日子一直綿延到七零年代，我們的年齡漸長，媽媽也從日本闖蕩到更遙遠的美國。家書是更長了，歲月也更悠久了，媽媽在美國奮鬥的日子換出今天一大批生長在美國的小孫孫小孫女，她成了我們家移民美國的第一代祖婆！今天我相信我們又有機會聆聽家書了，只是這一回反過來是爸爸給媽媽寫的一封天人永隔的訣別書。

一九七六年我與衷怡成婚，我在電話裡告知她我已經是「蘇家的人」了，她聽了以後五內翻騰，因為她當時還在等待綠卡的名額不能返台，不能親自主持女兒的婚禮，以後她告訴我她一個人在金門大橋上來來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反覆咀嚼我說我已經是「蘇家的人」的那句話，差點沒跳下橋去。她把她的酸楚化作對親人的愛護，兩個星期以後衷怡抵美，她在美國歡迎她數年來孤單日子裡的第一個親人。她以她有限的資源為衷怡租妥宿舍，帶衷怡去漁人碼頭吃螃蟹，周末休假時又煮出好湯，大老遠從舊金山乘公共汽車送到史丹福給衷怡吃，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算是心酸還是甜蜜。只記得一年以後我也來到美國，有一次從十二樓的學生宿舍窗口，看到她遙遙的身影，兩手提滿了包袱食物向著我們的宿舍走來，我頓時心慟發酸，奔下樓去迎接她，卻一時東南西北稿不清她走來的方向，轉了好半天才把她接到。當然、喝下好湯的溫暖很快又讓我平伏了對她的心慟！心想她看我們吃得高興一定

也是很安慰的，所以我又自圓其說、死皮賴臉地繼續喝著她煮的好湯，總是想喝她煮的湯總比不喝還令她歡喜。這輩子她燒給我吃的比我燒給她吃的多出千百倍，連孩子們都特別喜歡吃她燒的火雞、spaghetti 等等特別風味的食物。我則從此成了名符其實的不孝女！

早在一九七八年為義舅介紹我去 Miriam (李傳真) 那裡上班的時候，媽媽就常在我耳邊跟我說：淳玲其實妳可以學 achipuncha (acupuncture), 學 achipuncha 很不錯！我當時一心一意想繼續讀哲學，尤其是在碰到牟老師以後，只恨她不了解我，還生氣地叫她不要囉嗦，我還想讀書。誰知生命的走向並不由人，我在生下兩個小孩以後，眼看著家計由衷怡一個人單挑，實在很不公平，加上我一直還有繼續讀哲學的願望，那何不就學起針灸呢？既現成，將來又不必朝九晚五地上別人的班，或許還有機會重拾讀哲學的夢也說不定。打定主意我就開始學針灸，結果也因此靠行吃飯，一路吃到現在，而媽媽對於我的終究學起針灸想必也是安慰的。

懷沛兒的時候我是孕吐底一蹋糊塗，每天在家裡挑三揀四沒有一樣吃得順口。好不容易吞下些什麼，不一會兒又都吐出來，衷怡還在修博士寫論文，每天七切八切一些青菜肉絲就想打發我吃，好不容易炒出一道菜，我看了就皺眉頭，翻出花樣說我想吃牛排，他只好放下鍋鏟帶我去 Sizzler 吃牛排，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地吃下牛排，還沒走出餐館，就又衝到餐館的廁所裡去吐盡了——道沛長大到現在都喜歡吃東西，想必是懷孕初期被我餓著了的一種反動。衷怡總想安撫我，就把手伸到我的背後拍拍，誰知我那嘔吐痙攣的身子吃不住他的力，他一拍我就厭煩，不許他拍！鬧到這個地步，實在沒辦法，衷怡只好把我送回娘家。

娘家裡有我媽媽極溫柔的手，她輕輕一拍，我就極舒適，胃部的痙攣可以得到緩解。我曾經要求她只要把手放到我的背後即可，我就不會吐。我還開始發神經似地穿著她藍色的大毛衣不離身，有時還一邊穿著她的大毛衣一手提著爸爸咖啡色的大毛衣，就像 security blanket 似的。爸爸的那件毛衣更大，有時我還乾粹先穿上媽媽的藍毛衣，再罩上爸爸咖啡色的大毛衣，就這樣神經兮兮地渡過我孕吐的難關。

媽媽的手是極溫柔的，她平日裡並沒有什麼手勁，有一回不知為什麼我腰痠爬不起來，她伸出手就說要拉我一把，我也伸出手讓她拉，但是我馬上就感覺到她其實是拉不動的，因為她沒有力氣！她的氣是極細緻溫柔的質地，並不是力大剛猛或

粗枝大葉的，她極需要體貼溫和的柔情，可惜我們的爸爸在年輕時並沒有給她太多，但是在老年以後卻全都給了她。最後一次爸爸帶她到我的診所來玩，她就親口對我指著爸爸說：他很好！他對我很好！我知道爸爸這一年來對她的愛護，已經讓她滿心安慰了。

這幾年我去看他們，很少有機會在他們那裡過夜，一九九五年老友左美玲來玩，我們要陪她逛舊金山，加上她也想看看多年不見的爸爸媽媽，所以我們就決定在 Burlingame（近舊金山） 住一晚。左美玲睡客房，我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當晚媽媽大概是覺得這個女兒失而復得了，一個晚上不知起來多少次，只是要為我蓋被子說是怕我冷，她不斷地在我的沙發旁徘徊拉被子，也不斷地驚醒我，我終於在天矇矇亮時鄭重地告訴她說我睡得很好，不許她再來吵我了。

去年九月媽媽因為胃出血大動手術，手術生還以後媽媽其實再也沒有恢復到原來的元氣。一年來，爸爸成為媽媽最主要的看護者，他煮給她吃，雖然我不相信他能煮得出多好吃的東西，他哄她吃，喚她吃，為她穿衣解帶，說他一輩子沒給她好日子過，現在耐心地待她是應該的，盼望她能一日一日地健壯起來，誰想她卻一日一日地衰竭下去，他知道她是不會好了的，卻彼此相依相偎渡過了一段極珍貴又動人的晚年生活。莫寄台就常跟我說你爸爸媽媽是很幸福的，你們當局者看不清，我是旁觀者，看得出他們這樣的幸福是很少有的。這一年爸爸媽媽彼此有一種奇異的瞭解與連繫，我看在眼裡，懂在心裡，覺得十分感動。

還記得去年媽媽手術後的某日我去醫院看她，大輸血使她整個人煥然一新，氣色比她手術以前還要好，我突然發現她身體的底子其實是很好的，好像完全沒有病的樣子，身材又高瘦勻襯，十分好看。大病以後的虛弱把她年輕時的幹練犀利磨得精精光光，只剩下通身遍體的柔和，我頓時浮上一片柔情，發覺自己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更愛她，明白了這就是我的媽媽，她擁有天下母親最高貴的質地——通體的溫柔。從此她讓我明白了，我只能以這種溫柔的方式回饋她！這次她臨終，我發覺我對她的孺慕之情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也知道我對她的輕撫可能只是滿足我自己情感的需要多於對她實際的幫助。但是我愛她、輕柔地安撫她、更感謝她，感謝她的慷慨大方，讓我見證到生命經歷死亡的莊嚴。她嚥了氣，死掉了，卻讓我覺得是一種永恆的休息，我為她感到舒坦，覺得生命必須要經過止息才能圓滿。她是

那麼慷慨地又教了我一課，讓我從她的美麗、善良、溫柔與慷慨裡懂得了愛。今天她安息了！從此她將以另一種形式活在我們的心裡、腦海裡與血液裡，有一天我們也會死翹翹，到時候她將陪伴著我們再死一次——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親愛的母親，安息吧！

不孝女

淳玲　叩泣叩泣再叩泣　　10-29-00

母親李秀明女士生於 1922 年 10 月 9 日，逝於 2000 年 10 月 25 日凌晨 1 點零 3 分，享年七 十八歲另十六天。我總不能相信她已逝去！音容宛在，昊天罔亟！

＊這篇文字太 personal，藏在部落閣裡希望不要再流失，這幾天大海撈針，從舊 disk 裡搶救下來。淳玲又誌 ，5-27-2009。